

古廟在村口，遠
山是金剛嶺

最美的鄉村 婺源（二）

撰文・攝影／屠佳

金剛嶺村

我去過好幾次篁村，踏過村頭廊橋的次數更是多得數不清，以前沒人告訴我，篁村西邊有金剛嶺村。

余多富指著村子後面的一條小路說：「順著這條路，轉過那座小山頭，會看到這條路沒有斷，再往前，就是金剛嶺村。」

從篁村到金剛嶺村只有一公里，路也很好走，小山頭不高，仰臉就看到一棵桂花樹。不是開桂花的季節，墨綠色葉子也沒有顯得很特別，如果不是預先聽到介紹，走過去，就走過去了，不會留意這棵長在離地面不算太高山崖上的老樹。金剛嶺村村民卻非



金剛嶺村在樹木後面

常重視這棵桂花樹。在婺源，古樹、古村莊實在看不完，可惜人們都一窩蜂地往已經打出名聲的地方跑。

小路帶我走過一座石橋，遠遠的看到山坡上的樹林。余多富說過：「村子在樹林後面。」

離樹林還有一段路，路邊的房子古色古香，氣派不小，靠近房子後牆，土坡上擺放幾個圓筒形蜂箱，木箱顏色暗沈，應該用了好幾代。後來才知道，房子是歷史悠久的廟宇，靠古廟牆壁擺放的蜂箱，也不是我原先想像的，蜜蜂會躲在蜂箱度過寒冬。蜜蜂都飛到山上去了，都在樹洞裡過冬。當春天油

菜開花，紫雲英開花，野地裡小藍花、小白花開放的時候，飛回來的蜜蜂忙忙碌碌，牠們採的是百花蜜，不限定採一種花蜜。

金剛嶺村只有二十戶人家，村民說村長去沱川鄉政府開會了，下午四點會回來，會講古老事情的只有村長。

山坡上的那片樹林，長著二十七棵千年紅豆杉，據說村長要以紅豆杉林引起遊客興趣，使樹林變熱鬧。

樹林裡的樟樹沒有紅豆杉多，它們也活了千年以上，比起挺拔的紅豆杉，樟樹更蒼勁，樹幹更粗壯，綠葉森森，似乎比紅豆杉更有看頭。樹林前面種了竹子，竹竿垂下來，微微動搖。一隻狗跑過來，四週靜得能聽見牠腳爪踩地發出的細碎聲音，依舊沒有人影。

退回到進村的那段泥路，靠近古廟時轉身，遠眺那片樹林。一群青年男女從村裡過來，土坡有這群紅男綠女點綴，變得活躍起來。我沒想到相機取景框中看到的，走在左邊穿白夾克的年輕教師汪遲生，後來會帶我去他家，聽他講故事。

汪遲生說，最早建村的人家姓金，除了現在的金剛嶺村，還在桂花樹對面的名叫萬物流的地方，聚集成金家村。不知是什麼原因，金家村荒廢了，在金剛嶺村也只剩下「三家口」遺跡。



千年古樟



紅豆杉

最早住在金剛嶺村的三戶人家用石塊搭建「三家口」，有點像通道的出入口，也許是爲了保護村子防守用的。石塊青苔斑斑，還有村民在「三家口」進出，但是，爲什麼姓金的人家全都不見了呢？老村長知道吧？

但是村長還沒回來。汪遲生說姓金的三戶人家也葬在那裡，但是墳墓和他們住過的房屋已無跡可尋，流傳下來的只有我們現在看到的謎語一般的「三家口」。

後來姓汪的人家遷過來，燒磚建房，現在村裡的二十戶人家，除了一個母親帶來的男孩姓王，其餘全姓汪。汪姓人家從段莘鄉遷過來，金剛嶺村和篁村都屬於沱川鄉，段莘鄉在沱川鄉東邊，相隔約有二十多公里。

汪氏家族如今已傳到130代，如果一代是20年，計算起來有兩千多年。他們何時從段莘遷來金剛嶺村以及金姓人家神秘消失的原因，老村長可能知道，已經過了四點，他

怎麼還沒回來？

傳說姓金人家剛來時，帶來一條通人性的獵狗，獵狗到了這裡站著不動。姓金的說：「你覺得怎麼樣？如果覺得這個地方好，就點頭。」獵狗點三下頭。

汪遲生講述了另一個故事：姓金的村民在這裡挖路，頭一天挖好了，奇怪怎麼第二天又合攏了，有一位先生晚



從金剛嶺村走過來人群中，最左邊的是汪遲生

上在那裡聽到地公地母對話，地公說：

「這個沒關係，我們不怕鋤頭。」地公指的是不怕村民用鋤頭挖路。地母問地公：「哪我們怕什麼呢？」

「怕雞血，我們怕雄雞血灑在上面。」

築路前，村民們灑了雞血，小路就挖成了。

村莊的所在地是來龍山，金剛嶺是村子後面連綿高聳的群山。為什麼不叫來龍山村？是因為當初住在這裡的眾多姓金人家比較偏愛「金」字的緣故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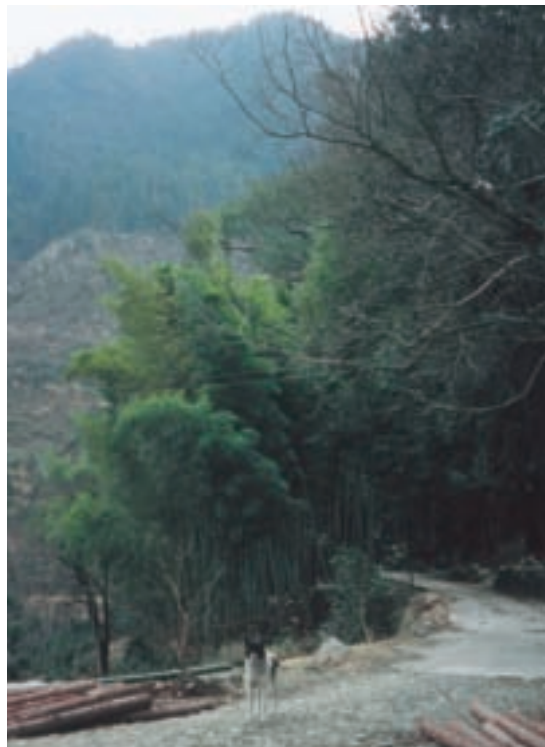
金剛嶺範圍很廣，順山脈走過去，可通

往婺源最高的大鄣山，現在有人打獵，還會上金剛嶺。許多古樹長在深山，上個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建立人民公社什麼的，砍掉古樹當木料，還在山上挖石灰窯。

汪遲生的父親在前年趕牛車回家時，牛車翻覆壓在他身上，周圍沒人經過。汪遲生



高出路面約有一米的青石小路，畫面中看不到，它在古廟右方



小竹林和狗



三家口

說：「就是你剛才走過的那段路，離開石橋不遠，我爸爸躺在那裡，很久都沒人看到。」

汪遲生的母親坐在一旁，邊抹眼淚，邊說：「不要再講了。」

汪遲生和他讀小學的兒子陪我去看古廟。雖然早就被搗毀得剩下空殼子，石砌牆基堅實，牆也推不倒，架勢仍舊在。有個婦人守在暗沈沈房間，如果有人來上香，她會開啓廟門。不用開門，從稀疏空檔看得到非常簡陋、跟古廟極不相配的玄天上帝塑像。

從古廟歷經風雨和各種政治運動仍舊屹立不倒的架勢，遙想古時候的金姓人家（那時桂花樹對面有金家村，搭建「三家口」的金剛嶺三戶人家也會加入吧）齊心協力蓋廟築路的樣子。汪遲生陪我來，是從金剛嶺村的另一個方向，走一條我在婺源還沒見過的青石路。這條獨特的小路高出泥地約有一米，路面青石塊緊靠，沒有一絲縫隙。常常聽說南美洲秘魯馬丘比丘的牆壁，組成牆壁的石塊之間插不進一塊刀片。然而我們踏過的堅實小道，拼攏的青石塊之間也插不下任何異物。它繞了一個彎通往廟宇，先民們築這條路，一方面是出於虔誠信仰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小路包圍著另一邊的菜園，菜園和古廟一樣位於高處。村民在菜園澆水施肥，結實的青石塊不會讓肥水流到那一邊去。



傳說中玄天上帝收服的烏龜精



妖馬的頭望向遠方，從這個角度，看到的是馬背

那一邊是一大片地勢平坦的農田，野地，再過去是逶迤山嶺。散落在荒野的大石塊，分佈很廣，靠近廟門的那幾塊，有的像烏龜，有的像馬，像猴。烏龜精、妖馬、妖猴都曾經在此出現，終於敵不過玄天上帝，或者蹲，或者跪，乖乖地變成了石頭。我總覺得，來金剛嶺村，走走這條青石小道，看看遠遠近近散佈在野地的大石頭，要比看著著名的紅豆杉古木群有趣。

汪遲生和他的孩子沿原路回村，很快看不見了。

前面是長著桂花樹的小山頭，路邊山林傳來嘖嘖喳喳鳥鳴。薄暮籠罩山野，歸巢的鳥雀像是在說，白天即將過去，可以休息了。其中有一隻叫得很大聲：「哥哥啊哥哥——」，牠一叫，眾鳥都靜下來。

